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二十二

治道門

法制

附

紀綱

詔令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體統法守精神○自朝廷以天幸爲人事而天下之體統不相聯自大臣以法守爲道揆而天下之綱目不振舉自士大夫以因循爲事功而天下之精神不運掉此事變所以日興夷狄所以敢於怙強也天心仁愛人君故風雷示威彗孛示災地震示變旱災示警與夫兩淮詞三川墟荆襄蕩此非細故也而朝廷之上方且悠悠度日上下之真情不孚內外之氣脉不貫事體扞格曾不講究而君臣上下例曰

天道常在中國天心好華惡夷可乎大臣以道事君故旦朝
晚見從徒乘馬鐘鳴鼎食分尊望重與夫除一職退一吏更
一事甚不容忽也而朝廷綱紀未見整整修明繳還內降之
故事修德為治之要典頭緒紛絲未盡講貫而上下雷同例
曰文法之當密簿書之當究可乎士大夫任人國事故帥閫
有權守令有職筦庫有司堡將有守與夫制金穀司封駁掌
典故者皆有常職也而乃苟且事功希幸進身課最不聞以
第一稱職守不聞以修舉用內外解縱未見交修徒使朝廷
之上例曰百官有司之當勤君子犯義之當戒可乎

尊君柄修國典○君柄尊則萬事之綱舉國典修則萬事之
目張此今日更新之政所宜先也且天下之務亦多端矣苟

自一事一物以上必眊眊然求以理之吾恐日不暇給而胙
叢之弊愈滋惟夫審其樞要轉其機括使天下萬幾有若網
在綱之勢則事事物物無不各躋於理矣蓋權綱者人君之
柄也權綱既正則朝廷清明中外震肅萬事之綱豈不因是
而舉乎法制者有國之典也法制既修則號令一新靈弊盡
飭萬事之目豈不因是而張乎故以是而正風俗則風俗必
美以是而修政事則政事必立御外理內則有其術治兵恤
民則有其方以至若邊備若邦儲無不一一修飭是皆權綱
法制有以振起之也

稽古倬議漢不能法古制○井田古制也秦爲阡陌而漢因
之封建古制也秦爲郡縣而漢因之黃屋左纁秦之儀而漢

獨不可更制乎丞相太尉秦之官而漢獨不可正名乎藏於
禮官寢以不著則漢之禮何觀焉施於朝廷皆以鄭聲則漢
之樂何尚焉議郊祀則斷以讖諱置三公而事歸臺閣古制
固如是乎

漢改古制數條○夫五乘之制見於中車自篆經墨校而下

不相侵越也今也賦六百萬錢者賈誼傳乘傳而行郡國所察

過六條者會去法駕而舍宿郵亭賢者自備車馬西漢傳而

醫巫之召反為駕太子不能具醇醢食志而胃脯之侈乃連

騎視古制何如哉至於五等之辨載於司服自鷩毳希元而

下不相凌躐也今也被衣絲履婢妾而后服縢冠具帶侍中

而婦飾見天子者冠步搖之冠江充傳謂直指者帶橛具之劍

則視古制何如哉賈誼仲舒之流屢欲改易服色而俱不
得其當至使人主病於其難而有未遑之遜而損文用忠之
說未免人多異論者蓋聖人之經既不可得而見則先王之
制亦不可得而考也先漢二百年而一代制度迄是而遽止
如輿服所載凡車輿弁冕之制所謂采周官禮記及尚書以
為之裁酌者大抵皆永平以後之事此惓惓於漢者所以有
不足乎其前之嘆也

法祖 祖宗法制之善○藝祖修身立本為萬世則納諫
謹之忠而斥可邇之聲色忘宴安之樂而念為君之不易官
門之政皆稟承於昭憲禁庭之密未嘗有請謁之私至於宗
廟社稷之重付之天下之至公處斷淵識堯舜之用心也吾

宋家法無愧於三代而繼體之功又遠過之列聖脩身盛德不待言矣若宮闈臨決皆為前代之害而我宋有高曹向孟之聖三代后妃之賢不過塗山姁姁邑姜之可稱而我宋毋后世有社稷之功前代人主諱言儲貳仁祖以鼎盛之年立英宗於春宮高宗以艱難之運建孝宗於潛邸此其創立法立制無非可以傳無窮而施罔極者也

心為綱政為目○天下之政有綱有目大綱先正然後萬目可舉綱者何君心是也目者何在朝廷在百官在萬民是也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漢董仲舒之言誠為知本之論恭惟孝宗皇帝為宋我屬精之主四選七司既有總類敕論格式復為總類防近習制戚里抑

奔競塞僥倖禁貪墨戒誕妄謹除授嚴審察覈陣功計國用
恤刑獄明賞罰無非正朝廷百官萬民之具也雖然為是者
有本有原近親宮人有請不許左右近習不能汨吾之清明
則南班遙刺之濫用超轉必追請繳奪矣明諭輔臣不降中
批黜陟予奪付之中書之公議則給舍臣下之各舉乃職必
戢馭執奏矣事事物物一付公法而一毫之私意不參焉此
所以綱舉目張卓為千載中興之主也

時文警戒立國當有規模○自三代以還王政不明天而下
無善治寥寥千載間豈無賢君明臣條立法度講明政刑欲
挈其國於久安長治之域者哉然撐東而西傾挺衿而肘見
治之形常浮於亂之意則亦未明乎綱紀而已矣使吾朝廷

之上君制臣承淑慝有別國是歸一而不媮則紀綱之定固可立萬世法程而無變而況目前小小節目之未備者乎不然所以為立國之規模者方捨攘舛逆未甚有紀則四肢雖強而脉已受病庸醫之喜而扁鵲之驚也

多事則可變法○大抵久安之世無事之時人心樂因循而憚改作風俗喜安靜而惡紛擾加以弊根盤固者未易以遽搖法制已墜者不能以卒復故其為之也常難多故之後無聊之時人心望拯救而思更革風俗厭湮鬱而待更變加以紀綱久玩者可乘此以更新舊典久廢者可因是而修復故其革之也常易

權綱法制兼舉○當積弊之餘而欲興起天下之治功者其

大要有二一曰權綱二曰法制二者兼舉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矣蓋權綱者人主之操柄也法制者人主之斧斤也權綱不振則事不歸於上而歸於下恩不由於已而由於人群臣無所稟命也事勢有所扞格也是雖焦勞於上而渙散無統終莫得其理矣法制不立則趨事赴功者無所勸畔官離次者無所忌有功者賞未必加有罪者罰未必及是雖申勅戒諭百官有司皆以具文視之矣

綱語聯珠

紀綱既立朝廷清明

紀綱不飭取辦彌縫

法制既修蠹弊盡餘

事權散出積成扞格

法制捨攘君子之所憂

金玉科條燦若雲漢

條令昭垂小人之所懼

祖宗典憲昭若日星

醇化懿綱儀刑四海

法守既定則天下有常心

洪模碩畫標準百王

經制不立則天下無善治

當今國策

紀綱可以立國○夫紀綱扶持唐命以永紀綱蕩

然周業以衰夫紀綱者無形之物也國體所恃以尊安者此耳邇年以來大綱不舉政出多門未免條目之或紊權綱不總政本不立未免體統之或分爵命當稟諸朝列閫惟意辟置不得而拒也利權當歸於上邊藩倚勢寵取不得而詰也身任守禦望敵輒奔曷嘗少正典刑身居偏裨凌犯將帥何嘗少伸紀律凡此者皆紀綱不振之咎也蓋君者臣之綱內者外之綱其在廟堂則朝廷為天下之綱其在諸閭則帥臣

爲一路之綱其在諸屯則總戎爲一軍之綱小大上下絲牽繩聯人主總握此紀綱者也大臣主張此紀綱者也百司庶府則奉承此紀綱者也是必大權歸公上則紀綱振正人聚本朝則紀綱振公論在臺諫則紀綱振孝宗聖訓曰昔人以嚴致平非謂深文峻法也紀綱嚴振使人不敢犯耳愚之所謂振紀綱以尊國體者此也

法舉則政亦舉○昔藝祖皇帝之聖訓曰勸懲國之常典高宗皇帝之聖訓曰賞罰國之大典則知祖宗當艱難之運其規模運量所恃整齊天下者恃有此法耳蓋聞國勢無強弱視法之行否而強弱政權無重輕視法之行否而重輕夫帝王有實心推而行之者皆實德舉而措之者皆實政一事不

實必以法繩之不顧也一言不實必以法責之不恤也蓋法
舉則政舉法玩則政玩世道興衰嘗必由之國家金科玉條
燦如日星比年以來棄條用例出法徇情由徑者挾巧而開
其途效尤者尋罅而踵其轍官無崇卑可以苟得罪無輕重
可以苟免甚至出令而敢於稽違未聞有所警厲也上功而
敢於欺冒未聞有所糾劾也上下相蒙蠹弊日甚虛文有餘
實政不足是必清一心以奮剛斷常一德以新實政因天下
之弱弊成天下之實治則祖宗之心法在吾方寸中矣又何
事勢已極之足憂哉

內治未舉五弊○蒙韡雖有將亡之證而我之內治未見其
可以成功也斜封之梯徑尚廣冗食之根冗尚多而近職未

甚嚴抨彈抗論於孤寒封章禁聲於權右而綱維未甚張罄
室盡苛虎之供煙竄困流馬之運而邦本未甚固畀州麾於
鵠冠付銅章於麟楨而郡寄未甚擇造膝罕格非之言坐論
乏沃心之告而獻替未盡忠所可恃者恃天心眷顧一事耳
以此而欲坐待夷狄之亡愚未見其可也

意見收結

法度行之在人○雖然制而用之謂之法神而明

之存乎其人井田封建三代之良法也可行於三代而不能
行於後世漢唐之紀綱制度壞於中世以後之君是非法之
不同也而所以行之或異也我朝祖宗立法燦如日星昭若
雲漢守而勿失萬世無弊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愚
敢以是為今日獻

以美意行善法○雖然有國法有心法方寸一改群動皆新一暴十寒能生者寡周官之法度美矣必有關雝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之祖宗典則昭如日星人存政舉正在今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可也愚請以銘盤為吾皇之銘

故事源流

經傳 制而用之謂之法推而行之存乎其人易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卦節魚麗廢則法度缺矣詩六上有制度則民知止家語君子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左昭四年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左昭
下通其變天下無弊法文中子周公篇

歷代事實 伏羲氏始王天下未有前聖法度故仰則觀象於

天俯則察法於地通

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

虞夏堯之

道法度彰

並揚子

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至黃帝堯舜而大備

三代稽古法度彰焉

前律周監二代禮文尤具事為之制曲

為之防

志

漢之初興法度草創略依秦制後文帝賈誼

以漢興天下和洽宜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

草具其儀法奏之帝謙遜未遑也本武帝外攘四夷內改法

度

前循高祖撥亂反正

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

猶多闕焉

武帝

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

唐興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

韓愈

太宗魏證曰若擇

前代憲章發明王道則臣請以周典唯所施行

十天下新

定臺閣制度憲物容典率房杜二人討裁

社

太宗之治制

度紀綱之法後世有以憑藉扶持而能永其天命歟 憲宗

元和之間百度修舉裴洎傳

皇朝典章 真宗語張齊賢曰先朝皆有成憲但與卿遵守致

和平耳劉承珪使人求節度王旦曰陛下所守者祖宗典故
典故所無不可聽也 仁宗令范仲淹等奏當世務仲淹上

奏曰國家革五代之亂垂八十年紀綱制度日削月損不可
不更張以救之然欲正其本必揣其末願陛下行之庶幾法

度有立紀綱再振矣 嘉祐中樞密副使胡宿顧惜大體群

臣言及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宿弊宿厭之曰變法古人所

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 神宗朝陳瑩中

言熙寧以來三十年間天下法度凡四更改熙寧政治平元

豐改熙寧元祐改熙豐紹聖改元祐 哲宗初范仁純謂司馬光曰法固有不便然亦不可暴革蓋為治惟去泰甚爾又況法度乃有司之事宰相當為天下搜人才布列位則法度雖有不便於民者亦無所患不得人雖良法亦足為民病高宗嘗曰朕思創業固難中興亦不易中興又須顧祖宗已行法度如何壞者欲振墜者欲舉此實艱難

先正論建

富弼上仁宗近年綱紀甚紊隨事變更至使民力

殫竭國用空虛吏負冗而卒未得人政道缺而將及於亂賞罰無準邪正未分夷狄交侵寇盜充斥師出無律而戰必敗今下無信而民不從如此百端不可悉數臣今欲選官置局將三朝典故及討尋向來諸司可用文字分門類聚編成一

書置在兩府俾爲模範庶幾弊法漸除此救禍亂之本也
劉安世上哲宗朝廷命令變易頻數遠不過一二歲近或朞
月而已甚者朝行而夕改亦有前詔未頒而復令蠲除者吏
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求其弊源蓋由謀議未精思慮未熟
遽爲之紛更也伏望申飭門下其有措置失當前後謬戾者
必舉封駁之職庶幾詔令清簡吏民信服事可久行不致反
迂

文集菁華

孫洙云觀國之興衰者不視其君之仁暴而察其
令之繁簡而已觀國之治亂者不視其民之良窳而察其令
之弛張而已今國家律令之事一刻法之臣請之變舊防矣
選舉之事一矜名之臣言之亂舊章矣財貨之事一興利之

臣啓之輩舊法矣於是有日下之詔月易之令其規爲建議
初若百世可行也功未半而復還之變未久而輕廢之故詔
令未有循行至十年者也遠者五六年近者三四年或歲終
而易也甚者朝定而夕除之矣夕定而朝改之矣

法制二

以原於君身立說

策頭有躬行有法制躬行所以風天下法制所以限人心二
者並行而不相悖則民志定風俗同而天下之治舉矣昔嘗
觀成周之時上自公卿之尊下自庶民之卑其等級次第尺
寸不敢易纖毫不敢渝舉一世之人皆安於法度分守之內
志慮精專視聽純一易直渾厚以從上令而莫有僭差無度
以干王政之誅者意必有殊尤卓絕之事以轉移於觀感之

下及觀太宰之職大臣之所以格正人君者雖微必謹得非躬行盡善法制始可久行而無弊歟

策眼人主一身萬事之綱領係焉必吾身有法度然後能定天下之法度是不可不知也故中庸言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必自於修身大學言治天下之道必本於正心身脩而心正則天下國家之法度整整乎有條理矣是故大綱小紀詳法略則此法度也而非法度之本也檢梃其身心規矩其踐履言思為法行思為則而遵守於宮庭屋漏之際此非為法度設也而實法度之所自出也故昔之論禹者曰身為度聲為律吁此法度禮樂之所由以出歟

嘗謂不法先王非善治也不本六經非善教也夫周公孔子

以其一心之精微推三帝三王之功用以澤斯民以淑後世固有所謂大綱非一二節目之謂也然則所謂大綱者果能講明皇極之敬五事又三德使無一毫之慊者乎果能講明中庸之九經自修身兢兢以至于庶民無一不盡者乎又果能講明大學之明德自正心齊家以至治國平天下無一不謹者乎必如此而後可以合周孔之志並帝王之隆矣

事

秦繆公問由余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今戎夷

無此何以為治由余曰夫自上聖黃帝作以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後王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上下交爭皆此類也史秦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宜是以法令必合於人情而後行夏禹以身為度以聲為律紀明明我祖

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

書五子之歌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其人存則其政舉

中

或問朱文公昔者明道先生曰必有

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何也曰須是閨門

衽席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

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為王莽矣鑿李邦直云故人

主尊法懼法之不立也故以身先之懼天下之慢法而法壞

也故一舉事而不敢怠法賞罰以法號令以法取予以法廢

置以法殺生以法動靜以祛視法如神物而不敢侮如天墜

地設不敢輒破壞改易也不以一事小害而損法不以一時

苟利而增法使天下無有不由法而自為者故智者不得越

法而謀辨者不得越法而議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

法而有功法原

法制三

紀綱

以舉綱張目立說

策頭振一國之衆目易舉一國之大綱難大綱舉而萬目自張大綱睽而萬目俱弊特在於吾君吾相主張維持如何耳夫立一政事而曲防多門之漸安一流民而使無亂繩之虞百為修舉而人心環向於公朝衆賢萃聚而聲焰不熾於儉佞此之謂張衆目易然目不自張必綱舉而後張領不自振必挈裘而後振太權重柄握自九重而天子無私昵朝綱公論歸之中書而大臣無曠官國政事功歸之君子而士大夫無苟道上以圖治為心下以輔治為職此之為綱舉

策段漢以規模為紀綱故大綱正而衆目未張唐以法令為

紀綱故衆自張而大綱未正周與我朝以禮樂爲紀綱故大綱既正而衆目復張此古今治亂之所由分也夫所謂紀綱者非特制度法令而已也品式條目而已也自其身而形於家閨門肅肅無以異於宗廟之間衽席雍雍無以異於朝廷之上内外有章宮庭有度此一家之紀綱也自其家而推於國君臣相正有同德叶心之和官師相規無分朋植黨之私官府一體上下一心此一國之紀綱也舉而措之天下則尊君卑臣内夏外夷截然有分而不相悖井田溝洫貢賦車乘繩然有法而不可越此天下之紀綱也

自古爲天下者必振勵紀綱以爲整齊嚴肅之地今也倖門大開蠹穴難窒御筮多而帝制輕内降煩而睿旨輕不惟諸

司陞補仰瀆巽申也而統帥躡級閣職超榮非望恩渥亦可
資緣而執券矣不惟奸賊湔洗上褻渙汗也而府胥逃刑巨
室免糶最爾猥胥亦可梯媒而探囊矣金穴錢神塞破儉壬
之屋而壁瑕圭玷疵類基貴之身如此而欲紀綱不紊得乎

事紀

夏殷周之衰也傳數十王而不傾者紀綱存焉耳

韓維說

亶亶穆穆為紀為綱 太康五子之歌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今失厥道亂其紀綱

書

湯先王肇修人紀

伊訓

文王勉勉我王

綱紀四方懋成王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

徽蕩凡伯刺厲王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

秦人不綱網漏于楚

前高祖

漢興綱紀大基

前律

元帝漢之

紀綱日紊者由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

劉黃光策

武明謹政體總攬權綱本唐之官制其名號祿秩雖因時增

損大抵皆沿隋之故然猶職有常守位有常負方唐之盛時

其制如此蓋其治未嘗不欲明制度紀綱為萬世法而常至

於交侵紛亂者由其時君不能謹守百官志善計天下者不視

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天

下之肥瘠也綱紀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

矣辨雜說本朝太宗端拱元年上謂宰相曰國之興衰視其威

柄可知矣朕思與卿等謹守法度務振紀綱以致太平

至道元年上曰漢晉紀綱大壞朕革故鼎新別立為一朝之

法二三大臣猶有異論朕執心堅固勤行不怠修明憲度興

利除害亦不慚於古矣 淳熙十三年上曰今之要務不過

擇人才正紀綱明賞罰並聖政

詔令

附

以奉行得人立說

策頭文命誕敷旨意不匿人主所以出詔令也教條明備王命肅將人臣所以行詔令也夫以一人高拱於九重之上而黎民環處於四方萬里之遠上有德意志慮阻於勢之尊而求易以下乎上有仁心仁聞隔於勢之隆而未易以下達往往君民曠絕勢分森嚴自非披心腹露情愫發為由中之言布仁恩施德澤詳為畫一之令誕告爾百姓通休戚於一體歷告以朕志本真實以發言則君門隔乎九重主勢重於太山而一人之德意志慮終未能遍乎於天下然上有誕發綸音之天子下當有廣宣德意之人臣且人臣非以將順為職

乎則道王之德意以致之民者正其職也非以對揚為我乎
則達君之志慮以致之民者正其義也上下雖殊脉絡無間
誠使不自為政而惟奉王命以為政不自為教而惟承休德
以為教出之九重者必欲達之於四方萬里宣之話言者必
欲見之於政事設施則王命不為具文實德周於下被凡人
臣之敷宣道達孰云無補於人君是知出詔令非難而行詔
令為難行詔令非難行詔令而群臣廣宣無壅者為難人君
據實意以下一札之詔令是將委之自行抑亦資之人而相
與推行乎

策段有如九重出綈方里傳陞告爾百姓于朕志嗟爾萬方
聽朕言傷於爾本痛在朕躬罪在萬方咎歸一已而又念民

生之困憫士卒之勞詔語溫純情辭憐怛舉天下已極之弊而皆以爲自予一人致之此時此意凜然于辭聽之者煇於挾纘聞之者欣若更生矣然民困於流離而以爲予之辜吾君固知所自責矣而脫流離之餓莩使之適稻粱之飽者非守令責乎兵死於戰鬪而以爲予之過吾君固知所自責矣而推戰鬪之賞賚使之忘行陣之勞者獨非將帥之責乎

夫詔令出於一人而信於千萬人豈自能敷施而自能周匝環遍也哉宣而播之在下不可底滯也推而廣之在下不可蹙狹也動而施之在下不可廢格也奉而承之在下不可更變也體人君造命之初意而使民臣士庶咸見其意不藏囊以欺不誣誑以譎不矯假以妄導其脉絡而疏通之防其扞

格而由儆之搜抉其廢墮檢舉其慢弛布之於木鐸之載揚
宣之於象魏之昭示敬應之心同於寰宇則習孰之者如服
膺父兄之教訓孚信之者如適口珍甘之滋味初無狙詐馬
駭之態也率俾之化周於普天則慕望之者如快覩麟鳳之
奇祥銘載之者如謹識方譜之信驗初無狐疑猜忌之習也
君者出是詔令者也而誠信者又君之所以出是詔令者也
君以寬而為詔令則吏治不當以嚴廢寬矣君以廉而為詔
令則吏治不當以貪廢廉矣君以仁為詔令則吏治不當以
暴廢仁矣君以德為詔令則吏治不當以刑而廢德矣是知
詔令為風化之樞機感於此而彼應感於上而下應感於一
人而千萬人應不加私情疑慮以蝕其公明不加偏見小知

以窒其通漕不加邪說談論以害其正本之以誠心定慮
出之以真德實意綸綍之所頒非徒詔令也而詔令皆情言
之的確也郵驛之所傳非徒詔令也而詔令皆德音之溫淳
也戶庭之雍容億兆之響應九重之密勿六合之影從皆詔
令誕敷之所致嗚呼盛歟

西都為民之詔一頒而山東父老有感慨之意建武中興之
令一下而長安長吏有決見之言夫尊而為人主君門九重
邈在萬里詔旨一行天下之大見肺肝者此何理也大抵詔
令所寓出於中心之至誠當時奉而承之者一得其人雖海
嶠山嶠幽閒僻陋對詔書於君門千萬里外端若躬承丁寧
之旨不違顏於咫尺之近雖然使奉承者一非其人指為虛

文不以經意上無以稱天子諄諄之意而下負顛顛之望此則奉承者之罪也

雪

舜命龍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書詳大禹文命敷

于四海禹文武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宣王命仲山甫式

是百辟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詩文帝十二年詔吾詔書數

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

本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瘵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湏吏

無死思見德化之成也續武帝元朔元年詔今二千石舉

孝廉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本宣帝本始元年遣使者

持節詔郡國二千石謹牧養民而風德化本黃龍元年詔朕

既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又詔今吏或以不禁奸

邪為寬大或以酷惡為賢奉詔宣化如此豈不謬哉上時上

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太守黃霸為選擇良吏

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傳宣帝詔書每下民忻然若

更生傳王吉元帝號令溫雅有古風烈傳光武以手迹賜方國

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循吏拜侯霸為尚書令明習故事每

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也本傳唐宇文融所過

見高年宣天子詔旨百姓至有感泣者傳唐德宗陸贄言令

盜賊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帝從之奉天下所制書

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真入朝為言陛下在奉

天山南時勅令至山東士卒聞之皆感泣思奮是以知賊不

足平也陸贄傳民趙光奇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更無他

錄非今稅而誅求者過於稅每詔書憂恤徒空文耳恐聖主
深居九重未之知也舊史本朝仁宗慶曆二年歐陽修曰今出
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州縣知朝廷未是一
定之命則官吏咸相語曰且未要行或曰略與應指揮蘇高
宗紹興二年上曰今日凡批降御筆處分雖出朕意必經由
三省密院與已前不同若或未當許卿等奏稟給舍繳駁有
司申審堯三十二年鄭康佐言陛下詔令為民而下者十常
八九申飭收司自中興以來凡恤民寬厚之詔令編類成書
以言賜守令詔令勅令所編類係年錄係年孝宗乾道五年給事中
胡沂論朝廷命令當謹於造命之初上曰卿職當激駁事有
當言勿謂拂主上拂宰相而不言淳熙五年上曰出令不

不可不審立談之間豈能周盡事情前此正緣不審故出令
多反汗無以取信於天下

並聖政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二十二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二十三

道治門

責實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責難責實之說有責難之議論有責實之事功

居風濤洶湧之秋而進失楫亡維之戒處危屋歆頽之地而獻支傾柱壞之言憂國者既以切時之議論而責其難當天未陰雨之時而為徹桑牖戶之計因火未及燃之際而盡曲突徙薪之謀用國者當以及時之事功而責其實嗚呼寒心國事扼腕時艱起而視安危之機凜乎興太息之念憂國者豈不曰聖學未廣日就月將之詩吾其進之君德未修正心

誠意之訓吾其呈之官及私昵矣拾遺斗量之戒吾其告之
民不聊生矣鴻鴈哀鳴之句吾其獻之侵鎬及方至於涇陽
夷狄驚矣請修政以攘之陳其師旅翱翔河上兵卒驕矣請
選將以練之孔明不作木牛難運何以足軍儲羊祜已往襄
城莫繼何以舉屯田言言剷國之名方件件籌邊之急着故
曰以切時之議論而責其難若夫改絃調瑟易白轉樞憑往
事之危欄思後圖之警枕用國者盍亦曰古訓當學則細旃
廣廈我與勤之暗室當戒則深宮獨行我與謹之名器褻玩
矣倖門鼠穴我與窒之間閤憔悴矣仁心德意我與暢之憂
心京京念我土宇敵患棘矣當鞠旅以待之彼旛旄斯胡不
於旆軍威玩矣當嚴律以肅之積乃芻茭峙乃糗糧何可不

如魯留兵屯田且耕且戰何可不如漢以臥薪嘗膽爲歲月以救焚拯溺爲規模故曰以及時之規模而責其實

變駕虛爲靠實○晉燕偷安齊鶴甘飲前日之意向病於駕

虛宋鷄毋待秦駒易流今日之規模貴乎靠實意向駕虛此

前日之所以失也規模靠實此今日之所以得也甚矣去駕

虛之意向易圖靠實之規模難何謂駕虛之意向浮漚白日

視蔭時機坐守窮株稔成壞證君臣上下雍雍于于有怠惰

而無奮發有委靡而無振起問之兵則我戍未定僕夫況瘁

問之財則叛之罄矣惟蠱之耻問之食則行道遲遲載渴載

飢問之將則二矛重喬河上逍遙事事無非虛文物物總尚

虛政虛之一字爲之鳩毒意向如此此前日之所以失也何

謂靠實之規模尺璧寸陰着鞭事會變換局面力圖急着君臣上下孜孜勉勉有振作而無苟且有堅定而無轉移以言乎兵則整我六師以修我戎以言乎財則于橐于囊斯戢用光以言乎食則乃裹餼糧爰方啓行以言乎將則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步步行此實路事事圖此實政實之一事為之鍼砭規模若此此今日之所以得也

上責實下務實○人主責實之意不可一日而不新士大夫務實之意亦不可一日而不新責實之意不新則吏習安於苟且之舊實政何自而能舉士習徂於浮靡之舊實學何自而能充務實之意不新則吏習不知舊之為非何以稱一人實政之求士習不知舊之當革何以副一人實學之求故體

天運之新以新吏治以新士風見於號今之新者一人責實
之新意也體君命之新以新治功以新學問見於奮勵之新
者士大夫務實之新意也

稽古偉議

漢唐責實之政○行露弗歌其堂絕響循吏爲漢

宣斯爲下矣然意向方新於九重觀聽遠易於四海曰吏治
丞丞莫有苟且矣曰政事法理咸精其能矣自其顯者言之
風清渤海盜賊息也訟止馮翊孝弟興也閉閣思過教化脩
也出入阡陌農桑勸也有吏如此差強人意雖曰俗吏爲虛
名越職取虛譽若是者尚不少也然彼猶知名之可好也未
至蕩然而無忌也則漢之吏獨不尚可取乎賢能弗興閭里
無教科目如有唐斯爲下矣然在上者猶知小善一藝之錄

在下者猶有業精行成之思孤峯絕岸振文之奇玉佩瓊琚
鏘又之聲自其大者言之滄海遺珠明經舉也學者山斗進
士擢也論諫仁義宏詞選也淮蔡勲名賢良出也得士如此
亦邦之光雖曰勞心卉木極意煙霞若是者誠可厭也然彼
猶知文之當工也未至泛乎其無據也則唐之士獨不猶可
觀乎

晉諸臣實體國○典午中微瑯琊南渡以江流之杯水沃強
虜之車薪中外皇皇一鼎同沸而時賢高簡相師成風似亦
失矣而所以未甚失者正惟諸賢真有體國之心故尚能以
高虛之議論收切實之事功且帑庾赤立矣而練衣一用頓
甦國用之脉於垂絕今理財一說瀾翻於士大夫之口而醫

瘡割肉剥牀及膚曾有如練衣之足以紓國用乎三千之援寡矣而北府一出遽改軍旅之神於精明今強兵一語塵腐於士大夫之舌矣而旌旗無光戈鉞俱朽曾有如北府之足以壯軍容乎有杜預以卒吳湘之伐有謝玄以奏淮淝之功一時將帥凜凜生氣今一曰擇將二曰擇將不知謝玄杜預輩果為今日出乎劉越石之枕戈待旦溫太真之絕裾請行一時人才表表愈偉今一曰需才二曰需才不知太真越石輩果為今日用乎議論嘵嘵雲披星見事功寂寂水止風休不知今日士大夫自謂軼晉人乎抑反晉人不若乎

法祖嘉猷

實德實才之效○慶曆皇祐間元昊蜂蠆於其西

契丹鷹攫於其北海之隅嶺之表蚤獠之呼儔者焚如也孰

不曰政事不振而然歟我仁祖不汲汲於立政而切切於修德布裊之設昭其儉也恐其近名一語所以盡吾儉之實一羊不忍廣吾仁也出於天性一節所以盡吾仁之實君德果何如耶是以出征則有骨寒膽破之謠興治則有力懲姑息之詔致化則有四方安樂鏗鏘炳耀至今蕩人耳目也建炎紹興間倉卒於海道之行崎嶇於金陵之幸淮之北江之南黠然胡虜莽然盜區也執不曰治道戛戛乎其難歟我高宗不屑屑於計效而拳拳於求才不曰遴選人才隨宜器使則白當用樸實不用賊汗不曰朕選將帥必審能否則曰進退人才當用公心其人才又何如耶是以張趙策江上之勲韓劉諸將奏淮堧之捷二吳兄弟獻蜀中之功光明俊偉至今

垂榮竹帛也

慶曆致治之實（昔我仁祖之御極也坐衆長者於廟堂而列公忠鯁亮之士於論思諫諍之地其相與也如暱其論事也如讐其上殿也廷爭無私其下殿也不失和氣叩環大呼則有道輔仲淹其人叩榻論事則有惟修惟靖其人公道開明言路精采諸君子之責難於君者已極其至而仁祖之所以責君子之實用者亦曲盡其宜既開天章從容訪問復賜手詔督責丁寧既令諫臣日赴內朝復賜章服面加獎諭君臣之間交盡其責雖曰當是之時內而天變之屢敝國勢之未強外而西戎之肆梗北虜之桀驁以言其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財則僅足而無餘一時諸賢遇合相與綸經相與

撥剔相與改紀興政用能剷除蠹弊保合大和至今言我朝之盛者必曰慶曆此慶曆之車所以行乎

時文警遠立實德獲實才○自其實德論之以誠敬為入門以踐履為實地以遊田聲色為伐性之斧斤以土木神仙為攻心之鳩毒盤銘九字方寸著龜無逸一圖終身藥石推關睚麟趾之心行周官六典之法實政何患其不立邪自其實才論之知有國而不知有家知有君而不知有己以力擊賊非掉舌之縱橫思職憂邊非圍碁之浮誕碩德宏規清廟瑚璉忠肝義膽烈日秋霜一乘麾而作宋長城一當軸而重趙九鼎實效何患其不獲邪

務實未見其效○夫何馭強兵矣而國門爪牙猶如兒戲羽

林貌虎驕若倩人責實之效何飄風也議擇將矣而登壇授
鉞不問踈庸乘障請纓罕問踊躍責實之效何畫餅也南北
單竭曾無毀家紓難之風上下煎熬未聞筭邊裕國之術理
財實效得無談河乎敗乃翁事不逃腐儒之譏終誤蒼生反
貽天下之禍人才實效得無捉影乎夫以如彼議論如此事
功則前日所謂責實其效竟何如耶

後世不知務實○愚嘗嘆夫後世之君大廷則蹙額而相告
深宮則以樂而恚憂掖庭羊車即焚裘前殿之晉武也向為
東征西伐而不顧今為兵革僅定而為之霓裳羽舞即焚錦
毀玉之明皇也向為厲精求治而弗顧今為溺愛衽席而為
之有實德者宜不如此後之人臣聞警則手版倒持喜捷則

過戶折殺向猶指示以決勝今乃游宴於東山向猶拜表而
即行今乃趑趄於灞水有實才者宜不如此乾道中廷紳有
曰禦戎之道莫先於自治自治之策莫先於責實今之君臣
其能一念及此否

綺語駢珠

欲保業必自惜時始 時方建明雲披星見

欲借時必自務實始 徐考施行水止風休

聽其言誇詡可喜 徇虛文者罕成功

稽其事指準或誤 務實用者有至効

國勢之虛弱猶故民生之虛乏猶故 虛文不足救弊

財計之虛匱猶故邊備之虛疎猶故 苟政不足起偷

青蒲論辨皂囊獻替士夫徒能盡責難之恭

文具施行畫餅指畫朝廷未嘗有責實之政

當今獻策實政在於建明○有如介冑之精神萎爾齶之

氣習脂韋汙市人矣一鼓作之必家鶴膝而戶犀渠可也雅
歌肆志於從容幕府儲神於清晏將驕子矣一風厲之必人
韓白而家孫吳可也方土日蹙民膏之朘削愈難萬竈雲屯
總所之供需未艾支吾良窘調度孔艱則財賦不求實用不
可也王室多難未聞誓江擊楫之壯圖天步方艱猶習揮扇
談風之雅趣危機一迫事任屬誰則人不責實效不可也
夫以如此議論如此建明則天下之事將無一之實矣
實政實效之致○嗟夫實政不能自為之廢興視君德以為

之廢興實效不能自為之成敗視人才以為之成敗今之君德實歟否歟側身修行必如宣王之畏懼而後謂之實減膳撤侑者非實也利用厚生必如大舜之正德而後謂之實蠲租減賦者非實也從諫弗咈必如成湯毋陰實惡聞而陽為容受之名罔敢盤游真如文王毋內實耽樂而外為簡淡之態一念之烈實在其中矣今之人才實歟否歟憂邊思職必如魏相之嚴明而後謂之實風流雅望者非實也明目張膽必如思謙之蹇諤而後謂之實賣直沽名者非實也字民者真如召杜之循良毋為王成偽增之詐用兵者真如英衛之善戰毋為魏尚差級之欺濟濟多士又安有習為欺謾者乎議論多施行少○廟堂之造膝堂諫之奏疏侍從之論思百

官之轉對草茅之抗言數與麻竹相多也道路幾玩於聽朝
廷幾玩於受士大夫幾玩於言矣聞有以力行之說進者有
以責實之說進者又有以明公道去私心為言者又有以定
規模遠謀慮為言者凡此亦可謂盡責難之義矣不知今日
之所施行者果何如夫以慶曆之朝未有如今日之難而今
日之治反不能圖慶曆之易使仁祖而處今日之時吾知其
必斂局更着矣必疏焚剔蠹矣必討國人而申訓之于禍至
無日矣使今日而處仁祖之時吾意其必養安養逸矣必拱
手視阜矣必厭危邦之陋風而飾太平之盛觀矣此慶曆之
事功至二十年而成而今日之事功至二十年而玩職此之
由為今之計莫若痛寤越膽堅惜禹陰已往之歲月既不容

發鬼過之矢未來之事機正當彎鵠至之弓一日之積一日之慶曆也一歲之行一歲之慶曆也汲汲以圖之孜孜以處之則夫八者之務皆可以就吾之條理矣朱文公有言天下事須是喫得辛苦少做十年或二十年豈有安坐無事而大功自致之理信斯言也吾君大夫其可事議論之談河而付事功於着鞭哉

注意收結務實在不自欺○然則責實之道當何先曰自不欺始元振先生嘗嘆曰誠實之風一日衰於一日一年壞於一年雖父子之間猶相事使相欺詐况君臣之間乎吁可畏哉請御正衙至形累表是畏天也曾未幾而溺宴披香天可欺乎淚發德音博求忠讜是求言也曾未幾而追仇盡言人

可欺乎是欺其人也而亦自欺也日食地震專攻上身是愛君也曾未幾而陰附王氏君可欺乎露布星馳獻俘奏凱是報國也曾未幾而棄師宵遁國可欺乎是欺其君也而亦自欺也吁君臣之間相與為欺如此毋怪乎實德之不修實政之不舉實才之不進實效之不著也范文正嘗曰不欺二字終身行之不盡執事毋謂書生之常談

責實自無欺始○雖然為責實之說易革積欺之習難今之為吏者每曰撫字不必勞也庶平不必守也苟有以欺朝廷足矣監司守令更相為欺獨不可欺者民爾今之為士者每曰學問不必講也義理不必修也苟有以欺有司足矣父兄師友更相為欺獨不可欺者心爾責實之言滕於口說而積

欺之習錮於心術吁可畏也今必以此而洗濯之厲淬之懲創之化誨之其庶幾乎不然於漢唐乎何訾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荀子云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

篇

漢王吉云聖王不以名譽加於實效本漢仲長統云名實

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本唐鄭覃云救世

之弊在於責實本

歷代事實

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俗風淳一運祚長遠

本漢宣帝詔今吏或以酷惡為賢上計簿具文而已務以

欺謾以避其課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毋相亂

本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

其能其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錄考察其所行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本實

皇朝典章

太祖乾德四年詔曰官人之道責實為本自今選

人具名送中書量才甄別

實

太宗雍熙四年詔審官之道稽

實為本謂宰相曰宰相撫夷夏和陰陽及為實效姻真宗制

文臣七條四曰責實

仁宗

與輔臣論近日人才曰人貴責

實豈事虛名

神宗即位謂文彥博曰漢宣循名責實須用

此道卿等欲成此事非難要在勿事空言而已

並長編

高宗詔

興四年上曰數年以來廟堂玩習虛文而不明實效侍御給

諫投剔細務而不知大體故未能濟艱難

三十一年上曰

人才當求實可濟事者若高談闊論雖若可觀然猶畫餅終

不可食。孝宗淳熙四年上曰：近世士大夫好爲高論而不務。王淮等奏陛下：行總覈名實之政，身化臣下，頻年以來，士風爲之一變。並聖

先正論建嘉祐中，司馬光上仁宗曰：文具而實亡，本失而未在。譬如膠板爲舟，搏土爲楫，敗布爲帆，朽索爲維，居乎陸則可觀，若以之涉風濤，豈不危哉。蘇軾上神宗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皂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明，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矣。臣僚上孝宗自治之法，莫先於責實。欲望敕內外之

臣法令責其必行賞罰責其必當軍政責其必修財用責其必裕凡所謂自治者必責其有可見之實如此則中興之效將遠過於宣帝

文集菁華東萊云昔之為治者實未具則文亦不具未能防民之偽則不敢為制禮之文未能防民之情則不敢為作樂之文未能約民則不敢為恭儉之文未能行惠則不敢為寬恤之文以至於政教賞罰有毫釐之不備誠心惻然務從施惠初未嘗虛飾焉後世無其實而有其文家讀周孔之書而俗益薄人治司馬之法而兵益懦人誦夷齊之清而行益汙人負龔黃之名而政益亂問其詔令則堯舜之典謨也問其典章則成周之禮樂也入其國觀其朝其文煥然雖治國之

時且有不及然徐考其實乃與桀紂幽厲同出一轍上以虛
文取下以虛文欺上下之間亦相與為欺耳 胡寅云若不
好名而篤實則宰相務實而去華在下皆盡其忠亦莫為欺
謾朝廷內外歸於一實而天下之理得矣惟人君不篤實而
好名於是宰相廢實而取華在下者靡然從風為欺為罔如
幻如戲朝廷內外歸於一虛而天下之理亂矣實則聚斂而
名曰理財用實則培克而名曰抑兼并實則開邊而名曰討
不庭實則尚同而名曰一衆志移囚於外舍而秦國圍空虛
水旱不以聞而稱大有年諫諍路絕則曰無事可言賢才盡
廢則曰野無遺伏人君樂其名是也而使之夸頌太平玩心
宴安而不知天變實彰地變實著人心實離亂實自此而起

則雖家置一喙汗竹南山亦不足以蔽矣故為天下國家者
貴實則益隆虛則損自古不易之道也 葉水心云世號漢
宣帝為能行責實之政徒役役焉且程其文書毀最之課
耳高才賢士欲自有以建立終不可得至於法令細密器械
精巧此特百工俗吏之所能為者耳責羣臣以百工俗吏之
所能而又親權柄以行其雜霸之道臣主俱勞而善政益衰
烏覩所謂實耶是之謂失實東漢之末名在天下以名高取
必於上上取清淡而不事之名位為三公而無職可舉江左
相承專尚名品而天下皆有傲誕矜侈之意無益於治是之
謂失實

責實二

以因名致實立說

策頭

人皆曰今日士大夫之弊自徇虛名始愚則曰果徇虛名猶有可觀甚者虛名吾不得而見之矣蓋人知名之可好也則雖飭虛者猶有似實之形雖駕僞者猶有似真之迹必不至於蕩然縱弛而無所忌憚矣苟不知名之可好則虛者愈虛誰能借實以飾之僞者愈僞誰能假真以文之必至於冒然勿耻而無所覆護矣嗟夫以責實者而律徇虛之士固吏習之不幸以不知好名者而較徇名之高豈非不幸中之幸耶且晉自立國江左以來清虛流禍世嘗太息而病之矣每觀貴游子弟多慕放達談老易者擅名江東號為夷吾徒揮蔽塵之扇志在東山惟務別墅之棊清虛二字酣郁於士大夫之心術慣熟於士大夫之議論其來久矣當時鍼砭雖

力膏盲無補流弊固應爾也然晉人以虛自命猶能立江左之實功今日以實自居未能定三邊之虛勢蓋好名固不若好實然豈不愈於併與其名而不好者邪不然晉人尚清虛何其事功有今所未及者

景蓋嘗論之士大夫惟慮無好名之心耳苟心乎好之則必趨事必赴功必避惡迂善而實亦存乎其間矣惟不以名為務而曰吾恐貽近名之譏則其所謂實亦私而已故黃金橫帶從車由食認爵祿以為實問以朝廷之實政則不知也墨綬一同竹符千里飽溪壑以為實問以郡縣之實政則不知也覆敗方聞反馳捷奏屬城就破勿督帥閫欺君誤國互相容隱以為實問以邊境之實政則不知也吏而如此則何

以仰承聖天子貴實之新意愚獨怪夫今日之吏夷谿寶壑者以貪名蒼鷹乳虎者以暴名媚竈由逕其名曰巧坐嘯畫諾其名曰惰甫登仕籍屈指及瓜纔縮珪符延頸造鷺鳴琴不聞五袴誰誦以名求之固寂然也奚實政之足稱今日之士技業雕蟲而篆刻未必精學號專經而探討未必熟沉浸醲郁視為何味詩葩易竒視為何體晨窓向日執卷而長哦夜膏欲涸掩卷而沉思不過剽掠皮膚掇拾塵腐以文觀之固爾然也奚實學之足言

事

許由曰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

莊道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隨心司馬相如曰蜚英聲

騰茂實傳本

公孫弘曰夫以三公為布被誠欺詐以釣名自九

卿以下至于小吏無差傳本郭子儀全節高名爛然獨著本呂

東萊云世之尚虛名久矣一掃而去之豈不足以稱快於目

前哉然異時邀名之士皆將矯為務實以投吾之所好今日

之朴野即前日之浮華也今日之木訥即前日之辨捷也今

日之恬退即前日之奔競也服勤簿書者乃不解訴牒之人

恪居官次者乃不辨馬曹之士巧詐自出而渾厚質實之君

子併為當世所疑賢否一區真偽一塗愚智一揆憤憤然莫

之能分非特名不可見而實亦不可見矣始欲去名而終至

於失實又云明君之天下也將責之以實先取之以名開

之以其塗示之以其利天下之名爭至於吾前以文學之名

至者吾從而察之則董仲舒之實公孫弘之偽皆見矣以政

事之名至者吾從而察之則黃霸之實王成之僞皆見矣以忠直之名至者吾從而察之則劉向之實谷永之僞皆見矣以理財之名至者吾從而察之則劉晏之實裴延齡之僞皆見矣彼皆趨之吾始得而知之是則自獻其名乃自獻其實也世之好名者知吾必察其實皆砥礪滌濯言不敢過行譽不敢過情苟實之未副惴惴然惟恐名之聞於上蹈浮薄之罰又豈有求名者乎由是言之善爲治者尚名乃所以去名不善爲治者尚實乃所以失實善爲治者天下以名為實不善爲治者天下以實爲名特在用之如何耳名何負於治哉聞漢宣帝之綜核名實矣不聞其去名也聞諸葛亮之循名責實矣不聞其去名也名者正吾所資以責實之具柰何先

去之邪

其獻策收結第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二十三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二十四

國事門

國論

附

集議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臺諫學校相維○駝鳥倦鳴烏臺積噤朝廷不幸
而無以會公論之歸峨冠進疇鵠袍獻節朝廷猶幸而可以
歛公論之散有如皂囊敷奏望繇鐵冠白簡扞彈威高石室
此一公論之歸者也乃作棘下駒不作殿上虎乃作不鳴鴈
不作獨擊鵠乃作瘖葉蟬不作秋天鶚秦越公家之得失塗
人朝政之是非漢薪火矣流質生之涕者奚其人唐舟險矣
吓栖楚之額者烏乎在公論至此朝廷不幸而無以會其歸

然而帶救書生筆端有否無官御史紙上生風亦一公論之
敵者也是雖水中鳧能為朝陽鳳是雖空谷駒能為蒼天鵠
是雖隱霧豹能為鳴皋鶴藥石時艱之沉痾鉞砭國體之
盲學館外矣正何蕃之色者亦可高東都凜乎標膺固之榜
者亦可義公論至此朝廷猶可以斂其散

持一定之議論○處難定之境易持一定之議難議之難定
此國步所以艱棘議之一定此國是所由主張今之境難矣
哉邊圉告急疆場未清國勢且積弱矣大農告匱總所未豐
國用且積罄矣邊民告疲而力未甦京民告病而未居奠國
本且積輕矣其境若此其難又若此善於醫國者其惟定國
論乎國論之定否顧君相何如耳惟聖君宗主於其上賢相

維持於其下境愈難而力愈定事愈迫而心愈同無躁妄之
圖謀有堅忍之意向不以苟且而自安不以窘束而自沮不
以少不如意而自怠則一振刷而精神以奮何患國勢之不
強一運掉而血脉以暢何患國用之絀一扶植而元氣以充
何患國本之不固蓋有隨用隨當矣豈止於補葺罅漏而已
哉

鑑古漢國論有是非○高祖之漢削平煩苛專務簡易
傾心以聽惟將相二三功臣耳末年太子之廢雖出於四老
人定之向非張良主於內周昌諸臣主於外則一介踈遠必
不能一言為帝輕重也曹參略猜忌而遵蕭何之約束則卿
大夫以下欲言而不敢言陳平許封諸呂之爵則大臣有口

欲爭而不容爭以至大臣絳灌力斥少年紛更之請丞相衛綰請罷申韓亂政之學此見漢初功臣主張國論之力自新進用事大臣見絀朔方之議屈於侍中流民之議屈於九卿尊號之議屈於外戚矯制之議屈於谷永卒養成天下諂佞之俗東漢雖有公議之名無預君相之事李膺范滂之徒一戰不勝公議敗績而漢鼎亦不復支然則公議在下而不在上豈天下之福哉

漢唐能定國論○漢至宣帝民物凋弊邊屯未息此何如境也不惟帝之攬權足以為國論之宗主而總領衆職魏相與有力焉則厲精未幾副封已去異時至于單于慕義足以致漢祚之振者宜也唐至憲宗弊政未除藩鎮未息此何如境

也不惟帝之果斷足以爲國論之宗主而相與贊畫裴度與有力焉則剛決既奮羣議俱排異時淮蔡奏功足以抹唐室之弱者亦宜也漢唐之君臣所以處多事者如此豈有他哉持之以堅忍處之以憂勤爲國是之攸主救國步之多艱不畏不縮不沮不撓一時之治至今號爲中興猶能使人食忘味夜忘寢

法祖嘉猷

主國論在大臣○國朝公論之權不在縉紳不在

草茅廩廩然廟堂之上繁星麗天斗杓共寒江海滔滔朝宗于海噫可敬也利害文字焚之通衢則太平興國之國論在趙中令更張議論一切不行則天禧祥符之國論在李文靖借契丹與朝廷許之而卒奪於呂夷簡之一言殺繼迁毋樞

府行之而終出於呂端之一奏澶淵之役王欽若言之陳堯
叟又言之而寇萊公獨立赤幟確然不搖也濮園之議臺諫
爭之列曹又爭之韓琦壁立萬仞屹然不變也元祐革弊之
議朝論洶洶或說以異日朋黨之禍或告以不可爲暴革之
患溫公拯溺拯焚不暇他恤蓋中流砥柱萬折必東也先正
以公心立公論公論若此今日之諸臣其亦知所取法歟

時文警段

言而不顧後患

○言國勢之強弱則痛哭太息於

薪火未燃之始而知我罪我不計也議邊備之緩急則如泣
如訴於滿堂歡笑之中而黜予聽予不恤也虜情之變詐不
可休奮身而陳之非不能雷同而獨立赤幟也兵機之戰守
不可必肆口而談之非不能附和而高聳蒼崖也

議論漢無定主○內庭不敢自任其責而巽其責於三邊朝
行不敢自是其謀而下其事於三學帥閭鼎立議論紛更輔
臣心腹決擇方艱惟恃已私罔恤大計偏立吾見不思共功
求以相勝而不求以相濟爭言其失而不共圖其所得名曰
憂國○何益名曰體國於國何功

學校扶持公論○嗚呼為臺諫者豈不思朝廷之所以置我
者謂何而乃忍於曠當言之位而聽其迸出於學校夫使學
校得以有言者足以見臺諫之不能盡言矣處學校者亦豈
不知朝廷之所以待我者謂何豈敢出階言之位而躍然求
勝於臺諫惟其臺諫靳言矣於是乎學校不獲已而代言也
言在臺諫則為公論之歸言在學校則為公論之散不幸而

公論之歸不復全矣猶幸而公論之散有可采焉則天下尚
可着手也不然既不能會公論之歸又不能斂公論之散萬
一山東盜起誰與言之雲南師喪誰與告之日食地震之變
誰與策之吾恐相忘於喑喑默默而天下大勢將不知其所
終矣言至於此能不爲之擗標邪

詞語駢珠

天下有公是非 左劔而右珮
人心有公議論 此杓而彼鑿

雷同一說隨聲遷就 青蒲論辨疇非劑國之良謀

首鼠兩端順意逢迎 紫雲獻替疇非瘼民之確論

議事者不問包事之難 察諸理而是何嫌於同

奉命者不知造命之意 揆諸理而非何嫌於異

唯唯以為同則其同也不幾於詭隨

諛諛以為異則其異也不幾於求勝

億之於心而安雖徇衆人之論而不為苟同

揆之於理而愧雖拂衆人之論而不為苟異

當今獻策臺諫學校得失○天下何如邪秦雖未潰漢翼尚

搖春林多宋燕之巢中澤寡周鴻之集秋風遶塵夷葉振矣

黍離故都國本蹙矣問之將則李勣未工於籌算孟明欠決

於焚舟而將戲兒也問之兵則周軍謾勞於堅壁李卒未至

於椎邊而兵驕子也問之財則宋沙不足以餉軍蜀馬殆難

於運餽而財罄敝也眼底紛紛不可人意所籍者言路一脉

到今猶活僅可以盧扁時病耳今之臺諫非所當言者乎夫何借景張燈盍封事也過觸諱之鋒而不敢問其視乞放燈之罷者甚天淵寶纓掃翠當規諷也辭犯顏之舌而不復言其視乞嬪嬙之減者已霄壤堯佐之彈非飲氣也直以作夷陵令爲憂仲淹之救非縮手也直以降英州別駕爲恐臨治以剛直能如左臺御史而呼皂鵬乎側堦而奏有能如殿中侍御而簪白筆乎府栢秋零略無生氣臺蘭冷瘁竟至沉馨臺諫至今日而如此不幸而無以會公論之歸今之學校本不必言可也少者冬雷示變必奏進焉犯震怒之庭而不暇顧是猶得策天變之緒餘國勢未振必囊封焉按激切之劔而不敢憚是猶有陳治安之氣象潞公之非當場眉也不以

官非唐御史而沮无獻之罷當苦口也不以位不孫諫官而
畫竭忠死諫肯為國子先生而表佛骨矣極辭而對肯為國
子監丞而書萬言矣壇杏孤芳無非生意市槐連蔭總是清
風學校至今日而如此幸猶可以斂公論之散

上下各有議論○愚不知今日指陳於下者果正否乎主張
於上者果定否乎惟見議於朝與議於學者一議論也謀於
國與謀於野者一議論也建明於朝廷與推行於郡邑者又
一議論也是議論以勢異矣讐金將滅之初一議論也洛師
既衄之後一議論也狂韃方張之餘又一議論也是議論以
時異矣平心而論則詭激中未必無正平軟熟中未必無忠
讒譏諛厭人聽中未必無濟時之實策古人以議之衆為公

而今日以議之衆為私古人以議之詳為喜而今日以議之
詳為病良可嘆也母亦權衡於上者未定也國論不當卑弱
今之言事者類皆安靜之計安得如李靖之必欲蹀血虜廷
也今之謀國者類皆平武賢之策安得如諸葛亮之必欲取
荊州也今之憂邊者類皆蕭俛之徒安得如景弇之必欲先
定漢陽取涿鹿還收富平而東下齊也

生意收結 廟堂當主議論○雖然今日之議論得毋有未造
於事理之真者乎夫所謂真議論者如炊之必熟如耕之必
獲如夏葛冬裘之必不可棄模糊影響聞有怵怛於藻旒之
前者矣而論事情如黑白者未聞其人指擿膏盲聞有懇惻
於龍犀之上者矣而拾碎紙以死諫者未聞其人識病之證

雖明療病之方無有道路玩於聽朝廷玩於受士大夫玩於
言吁有自來矣朝廷之議論天下政事所自本也廟堂之意
向朝廷議論所從出也故謂之道揆言揆度也謂之秉鈞言
鈞平也今乃不然自立藩籬自為柵鑿自分胡越不心競而
力爭不徇公而角私每出一命彼欲從而此則違每論一事
此曰可而彼則否悠悠歲月不知所屆意向所在趨者瀾倒
是雖命禹皋於巖廊之上來孔孟於草萊之濱位韓范歐富
於僚采周行之間終未見議論之有裨於政事也然則轉議
論之樞愚也請自廟堂始

主公論者在上○雖然有公論之歸有公論之散亦有公論
之出延見必莊比之汲黯如先朝之待田錫則可謂公論之

出設或因論造事而罷舜民為鼓院則非出矣御題殿柱號曰魯直如光朝之待宗道則可謂公論之出設或論及權奸而斥胡銓於嶺海則非出矣何則臺諫顧人君以為語默者也借使能如趙鼎不恤翰林之迂而歷詆願浩之恣則不必視其出而亦可會其歸人不趙鼎誰肯邪借使能如張守其受禮部之部而力沮楊祖之命則不必待其出而亦可統其歸人非張守誰甘邪況夫投忌器之鼠者當滔滔而驅當道之豺者毋寂寂持守位之祿者常總總而犯捐軀之難者每依依是則聽公論之散也無怪矣故吾曰欲遏公論之散當責公論之歸欲責公論之歸當嚴公論之出否則非但烏府先生得以晁賈諸人為覆轍而白面書生亦將以范李諸子

為吹簫吾為此懼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

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書洪如

波築室於道謀是用不潰于成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

庭誰敢執其咎詩 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

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學惠天

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語

歷代事實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

何如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

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左 齊景公謂梁丘據

曰惟據與我和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和和如美焉水火

醢醢監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今君所謂可據亦

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本傳楚莊王

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知所以為國是也孫叔敖曰臣恐王

之不能定也夏商之季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為是不合

其取舍為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諸卿共定

國是語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

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

人莫敢矯其非如此善安從生道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

不運籌策乎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代句奴

蕭曹魏丙謀乎其上班固唐太宗房杜王魏議可否於前四

方言得失於外不數年大治

元道傳

皇朝典章

神宗曰今天下洵洵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

之所惡也司馬光曰陛下當審察是非然後可令條例司所為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為是天下皆以為非也張孝宗乾道元年王弗進楚莊王定國是故事上曰王弗進議誠有國之大戒今日之先務也朕當與執政大臣凡百官僚思其未至以歸於是期共守之聖

先正論建

蘇軾上神宗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

和羹同如濟水故孫保有言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為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歛衽謝

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 陳瓘奏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聖王以百姓心為心故朝廷之所謂是非者乃天下之是非也是以國是之說其文不載於二典其事不出於三代唯楚莊王之間孫叔敖者乃戰國一時之事非堯舜之法也又云蔡卞記經義倡為國是以行其私卞之所是謂之國是卞之所非謂之流俗尊安石而薄神考不可為國事

文集菁華 陳了齋云昔者初立國是使章子厚行之子厚在卞之術內而不知日錄之本謀也子厚既竄黜移是於曾布布亦在卞之術內而不知日錄之本謀也布既竄黜移是於蔡京京於事君之義取請日錄者十得七八然而鄧洵武薛

昂之所講者京不得而預聞也子厚可謂有才矣皆由其術而不知蔡京可謂奸黠矣尚知其術而未盡卞等國是之謀以鄧綰為忠以呂嘉問為直以常立所言為是以薛昂之所學為正以此誣宗廟以此欺聖主以此誑言者以此誤蒼生安石唱於前蔡卞應於後其唱如呼其應如響威之以國是汨之以新經幻之以字說罔之以日錄 林執善云自王荆公變法而患舉朝議者之異已也於是取孫叔敖國是之言以塞一時之議而國是至今不廢矣在熙寧則舉變更在元豐則主責實元祐之變熙寧則以復古名而其欲兼用熙寧舊之人者則其號謂之調停紹聖之變元祐則以紹述名而欲盡空元祐之舊人者則其號謂之朋黨元符末兼取彼此

之量則其號謂之建中靖國崇寧以來有豐亨豫大之論有
尊君亨上之論此國是更改之大略

國論二

以公理參決立說

策頭乘天下之大機者常欲銳於必為審天下之大計者常
欲安於不為自二者相持而不相下則國事始無定向矣夫
必為者以機之昔乎速也機所當乘豈容苟安而不為耶然
懷必為之心而不知思國家之大計則將既慮不審而無以
善其後矣不亦誤人國家事乎不為者以計之貴乎審也計
所當審豈容躁動而輕為邪然執不為之見而不能撫天下
之大機殊非投機之會間不容髮者矣亦何足以辦人國家
事乎當必有為之折衷者矣

策段嘗稽之虞周矣禹功方成而皋謨復申在內也有相遜之風其於外也何憂乎苗民之不格而禹蠻之不服周公勲而召公有誥在內也成交贊之治其於外也何憂乎戎狄之不濟而荆舒之不懲

且以漢唐之事言之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非信之定計乎然非高祖聽其計則雖信不能成其勲先定漁湯取涿郡收富平而東下齊非弇之本志乎然非光武遂其志則雖弇不能底其績以至和戰之議王恢韓安國之柶鑿武帝舍安國而信恢其後反以誤國屯田之議充國朝臣之冰炭宣帝從充國而詰朝臣其後異以平戎蓋王恢之見與武帝合而不察安國之善謀所以無成功充國

之見與宣帝合而不惑羣臣之異謀所以有奇效以至突厥之伐蕭瑀異議惟太宗委李靖之專所以雪渭上之耻淮蔡之伐舉朝異議惟憲宗任裴度之決所以致就擒之績蓋突厥寢衰於時當取太宗之見明矣元濟背叛於法當誅憲宗之斷定矣由是言之議論之臣重於計慮不欲輕於有爲事功之臣急於機會必欲逞於有爲以大有爲之君據大有爲之勢而斟酌乎可爲與不可爲之間果可爲邪則取其奮發而不疑其激果不可爲邪則取其謹重而不疑其懦二說並進苟能權度而劑量之則彼此所長皆在吾運用之中矣

事熙寧二年富弼言大臣湏和乃能成務若人懷私意各執已見互相疑問則無由濟事上曰朕夙夜焦勞正欲大臣

一心共成國家之務執政誠當不執已見惟求是而已編荆

公主顧役溫公主差役蘇軾范純仁溫公門下士復以差役

為未便章子厚荆公門下士復以顧役為未便蘇軾純仁子

厚雖賢否不同其所論甚公各不私其所主言行錄呂本忠云

世之治也君子在上位而其說行世之不治也君子在下位

而其說隱夫說非隱也上之人不能顯其言而用之也雖然

君子為是說非一人之私言也天下之公論也天下之公論

不能隱不行於上必傳於鄉黨閭里而世之好事者當必相

與珍貴而扶持之及世之有為則必質前日不用之說以為

治取鄉黨閭里之所珍貴而扶持者達之於朝廷施之於四

海其效可觀也當漢之治其用人必先曰長者其舉事必先

曰大體此固漢之所以爲治而非漢之君臣建爲此言因秦之世其說不行而凡鄉黨閭里珍貴扶持之者漢取而用之耳數劉元城云天下以爲當然者謂之公論公論非強名乃天道也此道未嘗廢顧所在如何耳唐虞三代與吾祖宗之時公論在上君臣主之晚周東漢上之人不能主公論所用非其人於是清議在下然在上則治在下則亂可以卜之也

錄語

國論三

以主之在君立說

策頭建明大議在儒者參決大議在人君雖然儒者之見不可無所主人君之見不可有所何者天下之議孰非儒者之所當講明而況邊政之尤急國事之方殷耶則時乎可守吾

固不可執和之論然而吾必真見夫事勢之可否實明夫利害之輕重知大義之決不可廢則主大義之說知自治之決不可已則主自治之謀若乃方爾議兵而寢兵之謀繼出始方料敵而參敵之言復至如是則議已無所主何取於儒者之建明哉夫天下之議亦孰非人主之所當參決而況於兵謀之尤重邊事之方始邪則智宜自運而後可以濟事謀宜自出而後可以圖功然而吾必采夫公論之所歸酌諸輿論之所宜謂當戰耶吾豈可以和之說而自是宜守邪吾豈可以攻之計而自決若乃先立已見而使人不能攻先唱國是而使人不敢逆如是則議已有所主何取於人君之參決哉

策論論議之不起於士大夫之好諛而病於人主之無所

決擇夫國有議論本以來群下無隱之情而至於迎合以自將苟且以求售此固士大夫之責然使之敢為諛為欺而惟上意之趨者則亦人君之所當深察也夫發言盈庭是彼非此偏聽獨信適以啓奸邪之漸上之人既以順旨為嘉下之人必以忤意為懼一事之立一議之興無分可否不別皂白往往隨聲迂就而雷同將順之不暇間有不畏強禦敢言之士奮發而力爭則必以狂肆見沮否則以訐直沮又否則以迂闊誕謾沮議論之端既開而取舍之機不決於此欲望其有補於國不亦甚難哉

晉之擊北虜也嘗謀於衆矣衆不欲擊而馬隆獨請擊之武亦斷然用之此隆之所以平涼州也陳之伐北齊也嘗謀

於衆矣衆不欲伐而明徹獨請伐之宣帝亦斷然任之此明徹所以拔壽陽也

事類

漢武帝時匈奴請和親上下其議王恢曰不如勿許舉

兵擊之韓安國曰不如和親群臣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鴈門馬邑豪苻壹言匈奴可誘以利致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上乃召問公卿恢對曰擊之便上曰善乃從恢譏隣按曹操入荊州將士皆恐咸曰不如迎之周瑜曰操托名漢相其實漢賊也瑜請得精兵三萬進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言迎操者與此案同周瑜傳武宗澤潞劉稹擅節度始議用兵中外交章固爭德裕獨曰聖策先定不以小利鈍為浮議所搖則有功矣帝曰為我語於朝

有沮吾軍議者先誅之群論遂息李德裕司馬光上神宗古人
有言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謀之多故可以觀利害之極致
斷之獨故可以定天下之是非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政令
大刑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
一必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丞相議是或
曰廷尉議是而羣下厭然無有不服者矣張致遠上高宗
自昔爲天下國家者建功立事未嘗不謀於衆亦未嘗必從
於衆然有成有敗有得有失顧從與違能斷與不斷耳故曰
謀貴衆斷貴獨謀不衆則利害不盡斷不獨則臧否不決

集議

卅

以貴正貴定立說

策頭立議論貴正主議論貴定正則不激不隨足以立天下

之事功定則不撓不回足以用天下之議論議論正不患其
多也正不患其雜也正不患其變也所患者眩於多耳困於
雜耳顛錯於多變耳故廟堂者議論之府二三大臣者議論
之的所以遏紛紜而應萬變者惟有定而已定則議論皆正
矣

策段漢朱崖之議不從御史大夫陳萬年而從待詔賈捐之
之請罷邊備之議不從群有司而從郎中侯應之言受降之
議不從公卿議者而從光祿大夫谷永單于請朝之議不從
公卿而從黃門揚雄棄涼州之議不從大將軍鄧騭而從郎
中虞詡閉玉關之議不從公卿而從軍司馬班勇交趾蠻寇
之議不從公卿百官四府掾屬而從議郎李固涼州亂兵之

議不從司徒崔烈而從議郎傅燮謀雖孔多裁之以理是則漢人之集議猶得古者并謀之遺意

不然為君處此境而病於難為相適此境而憚於難發言盈庭甲可乙否而把握無一定之權聚議交口此是彼非而模稜有兩持之說築舍道旁莫知所主百境交至一心易移持一畏心而百務隳萌一躁心而百為謬寬此一念又虛擲可為之歲月委國勢之自為強弱而無振刷之機聽國用之自為豐歉而無運掉之策視國本之自為輕重而無扶植之道處難如處暇逸畏難如畏寇讎而天下事將出於計料不及之外昔焉貽鄧禹之笑者今焉起賈生之泣矣

事 文中子云議其盡天下之心乎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

循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太哉乎并天下之謀
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 錢文子云漢置大夫專掌議論苟
其事疑似而未決則合中朝之士雜議之自兩府大臣以下
至博士諫郎皆得以信其已見而不嫌於以卑抗尊也故罷
昌陵有議罷郡國廟有議擊珠厓有議賞邊功有議入穀贖
罪有議賈誼為博士每詔令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
對未嘗以公卿之言廢誼之對也呼韓邪單于願款塞朝臣
集議卒用郎中侯應之策朱博得罪議其獄者五十八人而
諫大夫龔勝等敢於與將軍二千石之議也王嘉得罪議其
獄者六十人而少府猛等敢於抗驃騎御史之議也不緘默
以因人不雷同以附勢不合黨以濟奸不托公而行私惟盡

其已之所欲言而付之人主之獨斷此漢之集議所以有公
天下之意然至於屯田之功既成有詔詰前言不便者馬邑
之舉既敗獨罪首謀以謝天下此又足以警謀議之不謹而
無有妄議者矣 歐陽修上仁宗杜衍則清正謹守仲淹則
恢廣自信韓琦則純正而質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
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
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諍而寬之仲淹謂契
丹必攻河東請急脩邊備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
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乎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非劉
滬仲淹則是劉滬非尹洙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平日
閒居則相稱美之不暇至爲國事則公言廷爭而無私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二十四